

海峡

海峡原创长篇精品

原鄉

(台灣) 陈文贵
(大陸) 叶子 著



四十年思乡梦，八千里寻亲路。

014033525

I247.57
3262



海峡原创长篇精品

原鄉

(台湾) 陈文贵
(大陆) 叶子 著

●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| 海峡文艺出版社



北航

C1721532

I247.57
3262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原乡/陈文贵,叶子著. - 福州:海峡文艺出版社, 2014. 1

ISBN 978-7-5550-0222-2

I. ①原… II. ①陈…②叶… III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39514 号

原 乡

陈文贵 叶 子 著

责任编辑 郑咏枫

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(集团)有限责任公司

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 350001

发 行 部 0591 - 87536797

印 刷 福州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 350008

厂 址 福州金山桔园洲工业园仓山园 19 号楼

开 本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
字 数 300 千字

印 张 19

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50-0222-2

定 价 3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厂调换









导 读

1949年，国民党退守台湾。海峡两岸，一衣带水，从此却远若天涯。

分离让人生分，争斗产生偏见。我们可以从《原乡》中看到，在那特殊的年代，一边是宣传“台湾的甘蔗蜜一样甜，台湾人民的生活苦黄连”；一边是说大陆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三个人穿一条裤子。此岸骂彼岸是“蒋匪”，彼岸骂此岸是“共匪”。在大陆孩子的眼中，国民党的兵与日本兵一样，一定是无恶不作的；在台湾孩子的心目中，共产党的兵大约也差不离吧。

《原乡》抛弃了“成王败寇”的传统叙事，让国民党的官兵变成了普普通通的中国人。回归人的本身，回归事实本身，《原乡》提示我们，两岸的兵，不都是普通的中国人吗？不大多是农民的子弟吗？就像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拥有一个中国一样，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有着一样的中华民族优良品质。

美国南北战争结束时，林肯总统认为，南北的士兵都是为他们心目中的国家而战，因而，南北将士的尸骨一起埋进阵亡将士公墓，一起被后人追悼、怀念。林肯还对被遣散的南方士兵说，你们可以带着武器回家，因为一路上也许还会有各种各样的危险。战后，南方的将军还竞选当上了州长。

晚年的刘伯承从不主动提起自己参加的战争，拒看一切战争片，特别是内战片。他多次说：“我们牺牲一位战士，他的全家都要悲伤，这给那个家庭带来多大的损失！同样，一个国民党士兵死了，也会殃及整个家庭。他们都是农民的子弟，一场战争要损伤多少家庭啊！就是因为这个，每在战前我们连觉都睡不好。现在战争结束了，我就不愿看、怕看战争的场面……敌人也一样，他

们也是我们的同胞啊!”

“敌人”也是同胞，这就是《原乡》通过一系列的悲情故事向读者展示的一个基本事实：虽然有着意识形态上的差异，但海峡两岸是中华民族这棵参天大树下的两支根脉，主根脉生长在大陆的沃野上，另一支，则探过海峡，延伸在宝岛上。这部小说所承载的历史与时代信息，是难得的海峡两岸都能接受的共同的关切。是的，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在寻找共同的关切，寻找能够互相接纳的话题。

从当年的“蒋匪”、“共匪”到今天的“海峡无战事”，可谓“度尽劫波兄弟在，相逢一笑泯恩仇”。时代毕竟进步了，愿同胞永远不再刀兵相向。最近，政府有关部门做出决定，将国民党抗战老兵也纳入到社保体系。虽然来得有点迟了，但毕竟是社会的进步。

2

这是一部感人至深的“情书”，许多细节催人泪下。细读作品，不时可见或清新或伤感的诗意，仿佛聆听一曲缠绵悱恻、余音缭绕的思乡曲。

翻开此书，眼前是一片苍茫，看上去无边无际的大海，残酷的涛声，声声拍打着人的灵魂。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与一个时代的开始。大撤退时，在厦门码头，败兵蜂拥而上，船少人多，许许多多的人落水。为了阻止更多的人挤上不堪重负的“方舟”，船上机枪往岸边扫射，岸边上不了船的败兵要拉垫背的，也朝船上开枪。一船的败兵，还有满地的猩红，不知是兄弟残杀洒下的鲜血，还是王朝落日的余晖……

船驶向了金门。

可是，“胡马依北风，越鸟巢南枝”，不多久，被抓壮丁的傅友诚套着轮胎一头扎进了黑黢黢的大海，他想游回彼岸，但无情的海浪还是把他打回了原点。结果是显而易见的，不是打进地狱，就是打进监狱。但他的结局还算好，由于长官不忍心自己的弟兄有如此悲惨的结局，把他打进了精神病院。

是的，很多的征象表明，他是一个精神病患者。然而，当打开历史的记忆时，他又似乎是健全的人。当他的班长洪根生和班副杜守正穿着军服，戴着军帽，他立刻就认出了故人，举手行了个军礼。离开了医院，他出来乞讨，哪里也不去，只在厦门街上，为什么呢？他的故乡在厦门，他的父母和女友淑玲在

厦门，他在厦门街上找寻他的亲人他的爱，找寻他苦命的“新娘”。你说，他是健全的人，还是一个精神病人？

故乡，恍若隔世，恍若隔世的梦。

唉，这些老兵的命啊！当年，当局把他们从大陆带到台湾，跟他们说，三五年就能回去，但是三十七年过去了，也没有故乡的任何消息。他们出发的时候是年轻力壮的青年，于今都变成了骨头快要生锈的老人。就像一弯被时光磨损的下弦月，他们的思念与悲伤被岁月挤压得变了形，一颗颗失落的心已长满了青苔。这些老兵像石头一样被丢弃在荒野里，任凭风吹雨打，这些经受过锤击斧凿而伤痕累累的石头，这些没有欢笑、只有绝望的石头，他们的心也渴望开花呀！

作者虽然在书中没有引用余光中的《乡愁》一诗，但随着情节的展开，字里行间仿佛随处可见余光中的诗句：

小时候，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，我在这头，母亲在那头；
长大后，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，我在这头，新娘在那头；
后来啊，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，我在外头，母亲在里头；
而现在，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，我在这头，大陆在那头。

余光中诗中所承载的亲情、爱情、生死之情以及家国情怀等，在《原乡》中都能通过情节的展开得以表现。可以这么说，《原乡》是用一代老兵悲欢离合的故事，三难三灾的命运，生动诠释了“乡愁”的丰富意蕴。

“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”。在《原乡》中，乡愁就是那碗故乡的菜糊。要过年了，洪根生的家都要做一道家乡江西婺源上晓起村的菜糊。面对菜糊，洪根生的思绪飘回了故乡，穿越到了他的童年。他最喜欢家乡那条小河，河边长着毛茸茸的小草和无名的野花，还有青翠的竹丛，河水绿莹莹的，也不知道是河底滑人的青苔，还是竹丛的倒影。黄牛哞哞的叫声让清晨倍加温暖。妇女和姑娘们在河边洗着衣服，洪根生最爱看阿妈手里变魔术般变出一堆雪白的肥皂泡。这过往的童年记忆，满是清纯的诗情，满是翠绿的画意。菜糊并不好吃，

但妻子、女儿都吃得不亦乐乎，并不无夸张地声称好吃，仿佛是美味佳肴。洪根生的菜糊，是一碗乡愁，妻女随顺着他，那是她们对他的爱。小时候，因为家乡的贫穷，洪根生曾经一心想离开自己的家乡，现在到了台湾，家乡回不去了，却让他倍加思念。一个从没有离开故乡的人，他永远不会懂得故乡的含义。故乡是什么？故乡就是那碗菜糊，那碗盛满忧伤的菜糊；故乡就是你走了千里万里，却永远在你的梦里的那个温暖的怀抱。

“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”。在《原乡》中，故乡虽然只隔着一湾窄窄浅浅的海峡，却仿佛是轮船永远驶不到的彼岸。有多少新婚夫妇被隔在了这头和那头。洪根生离开了大陆，留下了大陆的妻子李茶，到了台湾，又娶了台湾妻子网市，这样的人生际遇，在老兵中可谓千千万万，在大陆，不是有“寡妇村”吗？网市和李茶见面了——这是一种象征，海峡两岸的新人旧人见面了——这是古老的话题了，她们是争抢一个心上人，还是不可抗拒地按照命运的逻辑，按照中国传统道德的逻辑，互相推让？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故事，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，陈国凯的小说《我该怎么办》中就有类似的描述。相见时难，抉择亦难，毕竟时光不能倒流。那是一张永远无法抵达的旧船票了，哪怕根生见着了李茶。

“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”。《原乡》中，八百黑的老娘吕大娘，将死之时，念叨牵挂的当然是他那远在台湾的儿子。此时，正巧碰上贴身监视回乡老兵杜守正的警总探员庄力奇。已经被老兵和亲人的真情感动的庄力奇，情急之下，冒充八百黑的儿子，认吕大娘作奶奶。书中写到，吕大娘的眼睛霎时亮了起来。紧接着，庄力奇说了八百黑在台湾的境况，告诉老人家，因为台湾有规定，所以八百黑不能回大陆。老人家眼睛一瞪：“那你怎么回来了？人家好多老兵也都回来了！”庄力奇告诉他，都是偷偷回来的。吕大娘的言语却是那么“古典”：“偷偷回来的，都是孝子！杨四郎盗令箭也要回宋营探母啊！”不多久，吕大娘又进入了昏迷状态，生命垂危。庄力奇回大陆前，带着八百黑的录像带。他摁下了播放键，也许，听了儿子的声音，大娘就能苏醒过来！录像开始播了：“老娘爱听中路梆子，一有空我就去学，那时候最红的角儿叫八百黑，老娘也就管我叫八百黑……今儿我为老娘唱一段！”八百黑唱开了，“擦去了老娘的热泪满腮，提起了往事儿心如刀裁，心如刀裁呀……十五年日日夜夜，夜

夜日日常把南朝怀，到今儿才有机会探母来！”八百黑唱着唱着，突然跪了下来，边唱边叩首：“我一叩一拜三叩三拜，叩叩拜拜，拜拜叩叩，我把高堂拜呀……”歌声中，昏迷的吕大娘眼角滚下了一颗浑浊的泪珠。老人家就这样走了。此后，八百黑便是回到大陆，也只能是“我在外头，母亲在里头”了。

“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”。海峡的那头，就是老兵们魂牵梦绕的原乡。海峡虽浅，可是“溯洄从之，道阻且长”。董家强不顾台湾当局禁令，借道美国，私自返乡，回台后被台湾警备总部抓捕，办成“通匪”大案，董家强因此身陨。台湾当局想杀一儆百，可老兵还是“羡慕”董家强，毕竟他死之前回到了故乡，见到了亲人。台籍老兵林水泉欲回台湾打探父母妻子的下落。由于台湾当局要求林水泉以“反共义士”身份回台湾，林水泉不允，只能留在香港，打探亲人消息。余夫人千辛万苦找到丈夫田夫，电话诉衷肠时只能先打到香港，香港那边再用另一部电话拨通田夫，用了四部电话才实现了两岸的“第一次通话”。洪根生和茶嫂分隔37年后，相见的地点也只能选择香港。小说结尾，台湾当局迫于岛内民众压力，终于开放探亲，天堑终成通途。

这部小说不仅有诗的意境，还有歌的缭绕，上述八百黑的歌声，可以想见，是沙哑中带着不尽的凄苦，亦可谓“字字血，声声泪”。

徐志摩说，他有一个特殊的耳朵，“不仅会听有音的乐，也会听无音的乐”，他的意思是，他有艺术细胞，能够感受到大自然中花鸟虫鱼鸣叫声中的音乐韵味。《原乡》的字里行间，也充满着“无音的乐”。朱晋、八百黑和几个老兵在大院里胡侃，外面强韧的山风呼啸，他们觉得自己就像一株株被山风吹得东倒西歪的小草，周身冰冷，觉得自己血管里流的不是血，而是贫穷和苦难。他们瞪大眼睛，望着外面茫茫的黑夜，觉得往后的日子像海，又冷又深，白茫茫一片；心上那些乌云又像阴影一样的哀愁，时时在眼前飘荡……此地，此时，此景，这样一群老兵，聊着聊着，想到那些惊心动魄的恶战，半夜里仍然会从噩梦中惊醒。就是这么一些故人，“深夜里唱着古老的山西梆子，挨不到天明的更漏，无尽的乡愁”。深夜里的山西梆子，再加上他们拉着二胡，二胡那特别的愁绪，“好像老兵一辈子的颠沛流离和思乡之苦都凝聚在他那根弦上，他的二胡一拉就会拉出所有老兵的眼泪来，好像有一把锯子正在把所有人的心慢慢锯出血来”。读这些文字，是不是同时可以听到声声的音乐？有点伤

感？有点残酷？有点悲壮？是不是还有点山西陈醋的味道？是的，是带有醋味的文字的音乐，伤感的残酷的悲壮的音乐。

山西的兵，纠缠着的是山西梆子。那么，其他地方的异乡人，魂牵梦萦的也是家乡的音乐。在书中，余夫人专程飞到香港听歌仔戏，台湾也有歌仔戏，可她要听的是厦门来的戏班子。听了厦门来的歌仔戏，余夫人的血压甚至都正常了。此歌非彼歌。她是一般意义上歌仔戏的发烧友吗？显然不是。她久久地站在海边，心事如海潮一般澎湃。在她心里，埋藏着故乡的夕阳与炊烟。家乡，是印在她胸口的一株红梅。台湾与厦门近在咫尺，可笑她只能望梅止渴跑到香港听厦门的歌仔戏。滔滔海峡，有多少痴男怨女的眼泪！少小离家，老大未回，乡音不改，有家难归。与其说她听的是歌仔戏，不如说听的是袅袅的乡音啊！

6

作者说到老兵的命运漂泊时，是这样写的：“这些老兵像油麻菜子，大风一刮，就飘走了，飘到哪里，就在哪里落地生根。”随风而飘，无助，无奈，但飘到哪里，就能在哪里生根发芽，足见其生命力的强大。这忧伤的隐喻中，饱含着民族的遗传基因，再多的苦难，我们也要破土，也要生长！

岳知春将军一直对这群老兵心怀愧疚，他要不惜一切代价帮助老兵重见故乡的亲人。书中，有岳知春将军吟咏于右任老先生的《望大陆》的情节，可以想见，因了阅历的沧桑，其声调是多么的沉郁：

葬我于高山之上兮，望我大陆；大陆不可见兮，只有痛哭。

葬我于高山之上兮，望我故乡；故乡不可见兮，永不能忘。

天苍苍，野茫茫，山之上，国有殇！

在这首诗中，我们依稀可见于右任老先生长须飘飘，仰天长叹的形象。

岳知春为了替老兵们争取探家的权利，陆续在报刊上发表《老兵的故事》，临终前，把文章结集成了一本《老兵传》，他把自己、洪根生、杜守正、八百黑、傅友诚、董家强等人都写进书里，让下一代人都知道这些老兵为历史作出的牺牲。老兵们就像一群土人，暴风雨一来，就变成了泥水，这些泥水在暴风

雨中苦苦挣扎。岳知春要对当局说不。他已经夺去了这些老兵的青春岁月，现在，他要还给老兵一个夕阳下恬静的晚年。青年和中年时代苦苦前行，晚年应该有美丽的夕阳，晚年是人生长卷中的最后一章，他要把晚年这一章写好，不留千古遗憾。

发疯的老兵傅友诚穿了一件上面写着“妈妈，我想你”的背心，其他老兵也穿上了“想家”的背心，纷纷走上街头，洪根生、杜守正走在最前面，连警总头目路长功也穿上了“想家”的背心加入了游行的队伍。

历史潮流不可阻挡。1987年10月14日，国民党中常会终于通过了开放老兵回大陆探亲的议案。杜守正终于没事了，洪根生没事了，八百黑没事了，傅友诚没事了……他们都没事了！

大陆张开双手，故乡的祠堂启开大门。海峡虽然苍茫，再澎湃的海水，也阻止不了孤魂找寻安魂之所。岳知春带着老兵的骨灰，寻找他们的老家，让他们魂归故里。一代颠沛流离的人们终于圆了还乡梦，那些客死异乡的孤魂野鬼也得到了安魂之所。

血浓于水，当老兵的魂魄进了自家的祠堂，台湾，这个中华民族的海外游子，是不是也正思考着，中华民族的大家庭，终有九九归一的时刻？

这是海峡两岸作家联手打造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。

台湾著名作家、编剧陈文贵说：“我要记录下这一段不容忘却的庄严历史。”陈文贵先生的作品《自古英雄出少年》、《铁齿铜牙纪晓岚》、《保生大帝》、《包青天》、《小李飞刀》和《赵氏孤儿案》等，风靡大江南北、海峡两岸，也蜚声东南亚等地。祖籍厦门的陈先生目睹一批大陆、台湾、香港的老兵饱受思乡的煎熬，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圆了还乡梦，深受震动。

大陆女作家叶子说：“我要从陈老先生手里接过历史的接力棒……”叶子，本名郭美艺，福建省文学院签约作家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已出版长篇小说《板桥林家》、《安身立命》，中篇小说集《咖啡人》、《生活的虚构》，散文集《秋风带凉亦漂亮》等。叶子少女时代屡次听闻东山寡妇村的悲剧，对国民党老兵的故事多有耳闻，为这一代人的命运而欷歔……

陈文贵、叶子共同创作的《原乡》，可以说是强强联手，他们与海峡两岸

所有的中国人一样，希望历史翻过心事成冰的黑暗一页，为海峡两岸的和平而欢呼。由于共同的文化背景与一样的人文关切，得益于信息时代便捷的沟通渠道，他们的和谐合作近于完美。

上面说了，这是一部感人至深的“情书”，但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“催情书”。那种编造的，那种靠表演从而“赚取”眼泪的书，明眼人是一眼就可以看出的，看出那感情泛滥后面的虚假。鲁迅说，从水管里流出来的都是水，从血管里流出来的才是血。《原乡》应是作者饱含眼泪写下的书，是沾着老兵的血写成的书，绝对不是那种追赶政治时尚或情感时尚的水写的文字，不是文字的泡沫与垃圾。

此书将让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同歌共哭，在领略可歌可泣的故事与亦悲亦喜的人物命运之后，我们都会感叹，海峡两岸曾经似乎远若天边，今天看上去，却确实近在眼前，在跳动的心中，在流淌的血里。

故乡是什么？故乡是记忆的河，是流淌在血管中的血。这是致命的思乡啊，哪怕发疯了，故乡、亲人，依然是如此的刻骨铭心！故乡，是印在台湾老兵胸口的一株仿佛滴血的红梅；故乡，是一条无边无际的河，一直通往血脉，通往灵魂。

序

李闽榕

读完《原乡》，深为小说中的感人故事情节所打动，我的脑海中闪现的是余光中的《乡愁》：“小时候，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，我在这头，母亲在那头；长大后，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，我在这头，新娘在那头；后来啊，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，我在外头，母亲在里头；而现在，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，我在这头，大陆在那头。”在我看来，《原乡》就好像是《乡愁》的小说版，作者细致地铺陈了因为历史和政治的原因，只能在海峡的对岸遥望故乡的人们。他们中，有“望大陆”的台湾大陆籍老兵，有“望台湾”的台籍大陆老兵，也有因战乱而离散两岸的平民……三十多年的坎坷人生，三十多年的两岸分离，将他们对故土、对亲人的思念化为抽刀断水水更流的悠悠乡愁。

掩卷沉思，进而为贯穿全书、力透纸背的强烈的“根”的意识所震撼。我的耳畔回响的是于右任先生的《望大陆》：“葬我于高山之上兮，望我大陆；大陆不可见兮，只有痛哭。葬我于高山之上兮，望我故乡；故乡不可见兮，永不能忘。天苍苍，野茫茫，山之上，国有殇！”于右任先生还在日记中写道：“我百年之后，愿葬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，山要高者，树要大者，可以时时望大陆。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。”叶落归根，大陆就是中华民族这棵参天大树的根——这不仅是于右任先生和小说中洪根生、杜守正、八百黑、傅友诚等众多不愿客死他乡做孤魂野鬼的台湾老兵的心愿，也是千百年来饱受中华文化熏陶的炎黄子孙的共同心愿。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，形成了以家庭为基本单元，以家族、宗族为居落群体，以民族为主体构成的社会架构。与这

种社会架构相适应，中华民族最早创立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姓氏文化，崇尚血缘传承，崇尚认祖归宗、落叶归根。特别是通过编写“家谱”、“族谱”，形成了强烈的“根”的意识，无论你在哪里，只要翻开“家谱”、“族谱”，就知道自己的祖先来自何方，是何人，也知道自己在家族中的位置。自古以来，正是这种家庭→家族→宗族→民族→民族融合→大一统国家的传承路径和模式，使中华文化得以世世代代传承不息，使中华民族这棵参天大树无论遭受什么样的狂风暴雨摧残，都能够以其他民族无法想象的强大生命力生存下去，枝繁叶茂。

我曾经在两岸智库论坛上建议：两岸的研究议题，要从易到难循序渐进，先从两岸都能接受的，现在正进行的经济合作交流议题开始，逐步进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研究以及两岸现代文化的统合研究，最后进入两岸政治互信、政治交流、政治协商、政治统合的研究。此建议得到了岛内许多专家学者的认同和响应。

上个世纪的50至70年代，两岸处于敌对状态之时，大陆文学作品充满了“阶级斗争”的意识，国民党统治区是“水深火热”的，国民党兵则是“穷凶极恶”的；50年代台湾兴起的“战斗文学”，同样把大陆描绘得一团漆黑，一家人穷得只有一条裤子，还有“匪区”、“匪谍”、“戡乱”……如今，随着祖国大陆的改革开放，随着台湾开放大陆探亲，随着两岸各项交流合作的日益频繁深入，那种因意识形态而兴、把对方妖魔化的文学早已成为历史的烟尘。

正如电视剧《三国演义》插曲中所唱的那样，“暗淡了刀光剑影，远去了鼓角铮鸣”，20世纪中华民族的內战之火也终于平息了，但两岸的隔绝却长达数十年。《原乡》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故事，告诉人们破冰之旅是如此艰难，那是明与暗的较量，血与火的抗争。一己之见终敌不过大势所趋，两岸终于意识到：“没有什么不同，都是故乡的游子，母亲思念的儿子，爱人的梦中人……”家是故乡好，人是老娘亲。《原乡》的故事以特殊年代两岸骨肉分离开头，以台湾当局开放两岸探亲，大陆敞开怀抱欢迎游子回乡结束。故事中的每一个人，无论最终是不是回到家乡，都找到了自己心灵的归宿。

从融化因两岸隔绝而形成的坚冰开始，从人类共有的感情入手，写两岸共